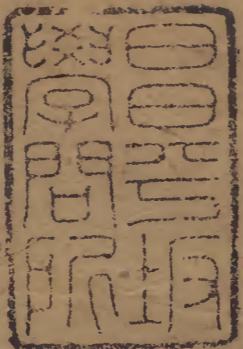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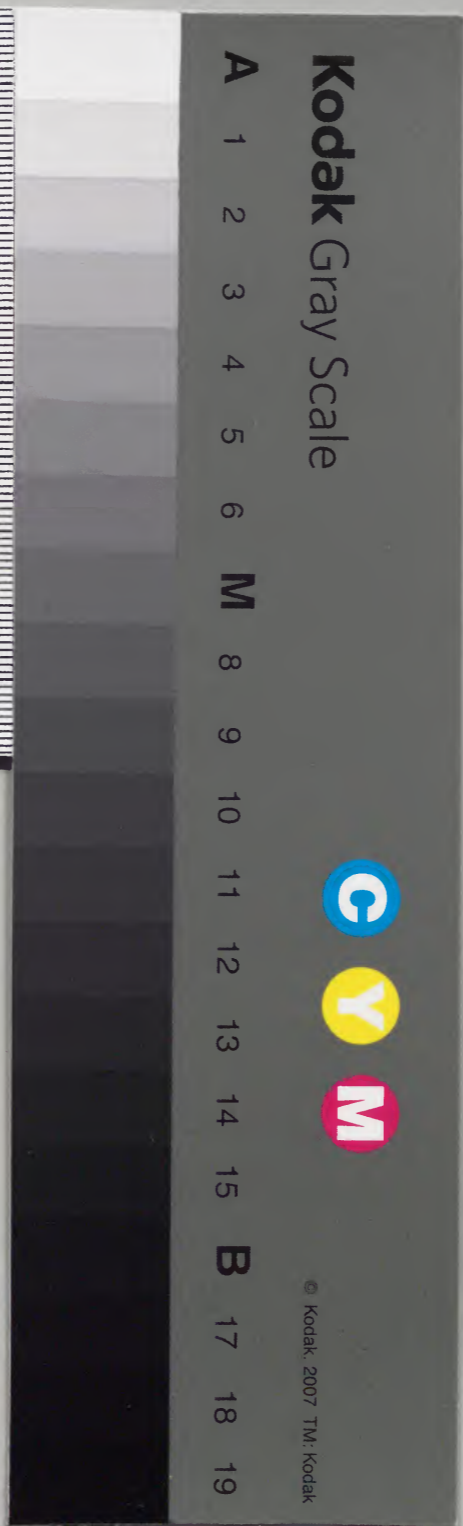
全邊略記



漢書門	
九	類
一一	號
一〇	函
四六	架
三四	冊

內閣文庫	
九	漢
一一	書
一〇	類
四六	號
三四	冊
二〇	函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6
冊數	24 (15)
函號	292 136



全邊略記卷之八

淺草文庫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洪武元年二月。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

朱亮祖為付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

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

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

心悅服故也。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

亂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攝。無

固守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款迎者。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未有不。下者。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忠永等。征廣西。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忠永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廖忠永等率再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達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烹之。駕鑊車上。號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以爲漢待蒼頭子。蜜莫及也。遂併有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之。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表奉歸附。四月朔。我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燧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遷延永忠知其詐。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徒黨皆斬。檄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

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至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流毒。身死不悔。斯不足論。湏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不煩一旅。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授真朝奉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勝食盡力窮。啣藥死。叅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拒守之。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鄧思誠等遂克之。璟引兵進攻靖江。永忠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老迎降。時元吏部普顏帖木兒張鵬以便立從事入廣西。行州次藤州。聞我師至。欲募戰。無應者。旣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于。是潯貴部州郡所次降附。亮祖分道府江。進克平樂。府璟等克清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攻下柳州。招

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術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詣軍門降。永忠次潯容州同知明安普花迎降。進次貴州鬱林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境。何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勢不可爲。乃率所部請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上曰

溪洞獠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則服逆則變未可
 輕動惟分要害以鎮服之日漸教化自不為非數年
 之後皆良民何必遷廣西悉平廣西布政司領長官
 司三 永安上林安隆右 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 思恩
 諫兵部武選司 思明鎮安知府四人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
 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江州結倫同果化都康茗盈
 萬承全茗上下凍泗州大平向武南丹歸順安平萬
 承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地東蘭上隆知州三十三
 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憑祥上林陀陵羅陽忻州知
 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簿一人桂平貴溪典
 史二人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鎮安平鄉理源鎮
 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羅目鎮慈樂寨
 東鄉巡簡十三人木盤浦鎮鄒寨白石寨單觀旺思
 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

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寨羣峯
 寨白面寨遷隆寨西舍寨麗壁市桑江口占昔鎮三
 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
 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章駱鎮安湘
 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洞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
 鎮鴉頸隘保江鎮西峒鎮潯江鎮萬石鎮安永鎮縣
 郭鎮清水鎮李廣鎮忠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
 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
 鎮金城鎮方村蒙村躬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
 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
 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
 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宣鄉馱演寨鵝頸鎮都
 名鎮丹陽鎮周冲大亘鄉靖寧鎮大黃江口北山懷
 遠鎮湘山渡頭副巡間一百二人嘉靖初年設武定
 州知州一人田州吏目一人臨時岩馬甲大田子甲
 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武龍拱甲床甲婪鳳下隆
 縣甲篆甲若桑怕牙思幼候尙思恩白興龍定羅定
 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巡簡二十八人改流四知州

二人。養利上石。知縣二人。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宣
崇善永康。右隸吏部驗封。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永順保靖
為二。宣慰。施南散民。忠建容美。為四。宣撫。東鄉五路。
忠孝忠路。金峒龍潭。大旺忠峒。高羅桑植。為九。安撫。
臘惹峒。凌著黃峒。驢進峒。施容施白。匡峒。思家峒。五
寨。草子坪。搖抱峒。上愛茶峒。劍南木冊鎮。南崖。椒山。
瑪瑙五峯。石寶水。盡源通塔。平石梁。下峒。臻。剖。六。峒。
橫坡等等。為二十。長官。鎮遠。隆奉。西坪。東流。臘壁。峒。
為五。蠻夷長官。湖廣土官五。南渭施溶上溪。知州三
右隸兵部武選。簡二人。右隸吏部驗封。二年。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
所轄南丹宜山諸處。宋元皆用其酋。為安撫使。以統
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宜錄用。

上從之。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
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為同知。王毅為副
使。夏辰州二十八洞友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柿溪
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愈鄧為征南將軍。楊璟為
副。率兵討平之。比克四十八洞。石江諸蠻作亂。討平
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關。
潭溪曹滴勝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誅其首。撫其餘。使
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
方遂寧。十八年四月。思州及五開出諸峒蠻夷作亂。

命信國公和湯江夏侯德興周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劫。和等乃于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獠獯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矢，潛于隘。卒不能獲，兇頑自恣，乞立寨置兵扼襟喉，斷出路。譬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陳璟文為縣時，獠種應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兇頑豈不

革心。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十九年，湖廣都指揮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上覽奏，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惜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處令軍士屯田自食。二十年，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獠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恭為大亨羅碌山生獠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崖，拔綠樹木。

捷如猿狖。追襲所不及。若久駐兵。瘴癘時發。兵多疾疫。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討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丁壯千餘人。免差徭。給器裝。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若土官能招徠之。何用殺。若無事。但當謹其禦。使不爲患耳。寇不已。民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二十三年正月。賴賊湖蠻叛。命東川侯海胡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甲。

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占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二十八年冬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兵分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嚴蓮花寨諸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允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守其地。遂班師。洪熙元年。廣西總兵韓觀奏。桂平蠻民爲亂。請捕之。勅曰。爾

期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專以兵威也。民或迫有司。誅求逃還。行劫苟圖自存。宜諭使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征何晚。宣德七年三月。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蝨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誅有罪。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上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今雖殺賊。官軍豈得無損。朕意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地。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

禎。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谿洞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谿峒諸蠻恃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勦而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遁。詐爲向順。曾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願授臣本府土官。其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谿峒諸蠻積害者。殄絕其餘。則編伍聽調。據巖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

置社學使漸染風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設一堡。使
土兵守備。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廣
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脇居民二百九十餘
戶。并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三司行撫不服。奏曰。考
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于西南。以分
茅嶺限之于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來。俱隸欽州。
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
安南所侵。如遺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
矣。九年廣西總兵官秦僮。猺數多。乞增軍伍。英國公
輔議。查得江南蘇州等處。清出廣西軍丁多。畏炎瘴。
不肯前。乞遣官督發補伍。况廣西丁男四十八萬餘。
口。俱不畏瘴癘。乞照洪武梁軍事例。約計丁數量。梁
軍制曰。可。十四年總兵柳溥伏奉。勅調軍于清
浪。竊以廣西兩江土兵。叛服不常。起調擾煩。恐生他
變。上允其奏。天順元年柳溥曰。柳慶賓州工林武
緣。蠻賊猖獗。攻陷城寨。僞稱剗平王。臣設策出奇。令
士卒攀藤緣崖。斬其賊首黃公好等五百餘。事得平。
廣西少監朱詳告警曰。猺賊千百餘。羣劫柳州之柳

城南寧之武緣。里田荒蕪。道路梗塞。乞借楚黔所征兵以從事。二年。總兵朱瑛報永福之捷。領桂林兵抵理定南鄉蘭麻。斬其首陳公果千有一百。廣東副帥翁信亦報廉州之捷于木頭河。獲級二千。部稽之曰。前此信袖手觀賊而後捷。則撫臣葉盛未之間也。令糾察之。三年。時兩廣盜竄起。雷廉高肇之地。或數百里無人。比爲有司貪恣所致。或保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或豪富賣閑。百計巧取。激變蠻夷。上命都察院榜禁之。巡撫葉盛奏瀧水縣猺賊鳳第

吉爲寇。臣等斬首三百。禽首賊以俘。少監朱詳奏廣西零賊不常。有司輒以奏報。竇聖聽。臣請賊徒衆至二千以間。其餘定限類奏。部議廣寇不時流劫。而詳如欽類奏。若允所請。非惟軍法無由知彼。而兵民受害。亦將無所控訴。宜令遇賊卽奏。不得隱匿。上從之。四年。巡撫白圭奏報。獐賊流劫永州。破桃花。杷二所。永明江華二縣。請治陳景李震失機之罪。去秋田州府頭目呂趙殺其知府岑猛。謀岑氏以襲。至是春。撫葉盛按吳禎率兵攻功。饒婪鳳二關。呂趙挾

岑鐸而遁。追至雲南富州。奪鐸斬趙。委岑鏞掌府事。田州以平時。三年內。廣西累報賊情。不下四百餘起。大司馬責其因循。類奏請治大帥。過興以下諸將領罪狀。少監朱詳亦奏賊破藤縣。指揮張能開門而逃。縱其大掠。于是過興奏報慶遠清潭峒賊。韋台海等六百二十級。古河毛洞一百二十級。劉玉奏報賊首禁得一百九十級。白石崖七百餘級。焚巢全師。李震奏報橫水溪寨五百餘級。莫宜中平寨六百五十級。令過興夾攻圍山諸猺。盡克之。斬獲以千計。兩廣總

兵顏彪奏報。潯州大藤破七百餘寨。斬獲二千二百有奇。大都譁張其說。至乃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供億者。官軍乳虎也哉。不知中丞葉盛贊茲機務。允爲草捷。抑又何也。五年潮州府揭陽縣沿海邊民作耗。戕指揮劉琛。通判劉恭等。推原所自。蓋舊守周宣縱賊首李斌不誅。而左右蕭宗榮悉其黨。雖招安履行。而肆掠如故。每勦捕令下。謀輒泄。至是潮守李永寧暴其狀。下葉盛區畫之。成化元年兩廣巡撫吳禎奏廣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四萬劫上林。又殺岑志。滅其

族部言豹強獷如此。可則撫之。否則禽之。是時兩廣蠻候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上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鴛鴦。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慮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韓雍爲僉都御史督軍務。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

宜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二年三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擣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勝崖。事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聲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粵服侵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雍調達官千餘名。專一將領之。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兩粵間。四年雍督叅將夏鑑僉事陶魯捕賊于思恩潯州。斬黃公漢等三百五十餘人。然柳廣歲饑。雖散復聚。可慮也。鑑魯又捕賊于石康。所斬百有九十人。三月雍奏廣西猺賊林裕肇等。比擒斬六百餘人。五年僉事陶魯奏立總府于梧州府。起復韓雍。雍奏于城東別立城。移奉議衛官軍以實之。報可。雍同廣西巡撫張鵬。勦六六龍猺之蠻于平川廉村。得捷二百有三十四人。上以殘賊根株未除。毋以小捷怠。十一月

巡撫陳濂。奏高廉雷肇四府。及連州。行伍無定。勞逸不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議欲分兵爲四哨。新興壠水陽江新會等爲左。靈山水安爲右。石城信宜并雷州爲前。德慶抵連州爲後。每哨以四千人爲率。分八班。如此其可經久。十年太監黃沁劾奏。叅將諸守臣不報南丹之失。南丹土官莫必勝劫荔波人。民二千者殺。三千者擄。而賊首韋萬付等流劫天河。懷遠桂平羅城義寧雄縣武勝柳城岑溪古田諸縣。不可勝計。部駁之曰。賊勢充斥。旁午而心等未聞一

策。歸罪叅屬。且盜踰年矣。太監陳瑄總督吳琛總兵陳政。俱負重寄。宜加切責。行御史勘之。時布政何宜之固也。張敷之貪也。比周沁訐雍去。公論失平。十二年總督朱英奏。獞徭屢叛不常。然亦尚可善化。臣勸誘之。能去逆効順者。定爲編戶。復其徭役。三年則有荔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降。請立爲縣。有衆數萬。俱願歸附。叅政袁愷隨招馬平縣獞老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蒼梧縣獞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招陽翔縣獞。皆編

戶其籍。樞部項忠曰。可獎也。十六年太平府知府何楚英。龍州土官知州趙源。憑祥縣土官知縣李廣寧。各報所得安南情事。謂安南之攻老撾。以去秋興兵八萬。開路積粟。令其臣東正議與戰。大敗。失兵二萬。至十月國王黎灝親率九萬。復爲滿國兵所邀。死者三萬。總督朱英以聞。勅曰。安國悖禮滅義。自取敗衄。爾其勿怠于邊鄙。十七年兩廣獍狔羣起。總督朱英總兵陳政由靈山石龍引軍鬱林容縣擒斬。以三千計。馳勅獎勞。二十二年巡按徐同愛疏曰。古城

王古來攻殺交趾。所置提梁。苦交趾怒。兵壓其境。古來懼。率其妃王孫千餘人。載方物。至崖州赴愬。勅曰。古來殘敗餘息。間關萬里。提攜投附。情可矜憫。其撫恤餼從。毋致凍餒。命都御史屠濬往諭之。弘治二年。兵部奏湖廣之戍于潯柳者多。矧于瘴。宜減其班軍。守臣報曰。楚蠻粵獍。互相侵擾。楚之戍粵。亦所以爲楚也。寶慶七衛之在梧州。九溪三衛之在柳州者。其瘴重。宜免楚軍。而撥寶慶寧遠永州以守柳州。撥九溪永定常德以兌全州。其省城瘴輕。則留長沙

衡州岳州夷陵四衛之班于城更番府江居處得所邊鄙無虞從之古城王古來既還國乞如永樂時督兵護守以振安南部議永樂之遣將也正黎李之弒逆非為鄰境交惡故豈據單詞冒險涉海遠戍代防非懷柔之道也田州土官岑溥為恩城土官岑欽所逐暫居潯州朝議令按察司陶魯督臨之諭其釋怨泗城土官岑應復奪貴州十八城與欽割田州分其地官軍往撫出境敗敵而應復援之都御史秦紘單騎入田州逐走欽縛以歸府上慮紘孤軍遠入

勅都督馬俊按司陶魯助其聲厥後應與欽互殺以平六月廣東德慶徭鄧飯主為寇總督秦紘太監王敬總兵毛銳五路征之察司陶魯叅將陳皞領其軍白玉自魚子口馬義自瀧水孫璧自三州安紀自辣頭李寅自南鄉斬首五百廣西古田僮為梗副帥馬俊入賊箐中叅議馬鉉俱死戶部郎周琦曰桂林古田山勢相連我軍攻之如石投萍隨散旋集財匱罔功宜以二十萬夾攻覈其真僮熾其渠帥而撫其殘村立為土官招集逋民復其故業如江廣砍山流食

之人給與土田免其徭稅。以夏徵調。以霜降進山。兵不費農矣。合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此制獯之策也。八年總督閔珪曰。臣等酌量山巢險易。賊徒衆寡。將官軍土兵。分爲四哨。一哨兵萬一千六百人。副總兵郭欽副使武清將之。自理定荔浦進勦。府江西岸一哨兵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左叅將毛倫僉事劉信將之。自平南五屯進勦西鄉。一哨兵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右叅將歐盤右叅議吳昭將之。自象州脩仁進勦陸峒。一哨兵萬三百五十人。遊擊將軍王永

僉事王本儉指揮使謝謙將之。自平樂廣遵進勦。府江東岸。又調署都指揮孫璧僉事黎鼎兵七千二百。自賀縣進備賊東道。合王永夾攻。尅期齊抵山巢。按圖撲滅。十月占城國王古來遣子沙古詣關告安南。侵殺乞大臣往爲解詞甚哀。廷議故事無大臣爲外國構和者。上意終欲遣大學士溥徐等曰。安南負固險遠。自成化來。屢諭還占城之侵地。彼實未嘗輸情。今徒掉口舌。難施威力。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致虧國體。且哈密爲土魯番

所奪三十年。命官遣將互相仇殺。亦不能槩以王法爲斷。今安南奉正朔。而占城名號如故。誠僞未可悉。上乃罷遣。九年。總督鄧廷瓚奏分布土兵之策。優授土官諸事。兵部會議曰。古田縣密邇省治。雖有獠獞亦多良民。其間土地皆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韋祖鎡次子爲土官。數年之後。良民田稅皆非我有。卽欲設長官司。亦止可于本處土民中選補。執印侵地。雖岑接父祖之過。然再四撫諭。岑接尚不肯歸之于官。似未改圖。遽使實授。則志轉驕溢。非馭土官之

法。思恩府兵力已盛。若更益以賓州八寨。漸不可制。止可于本府土舍中擇衆所推服者。署爲長官。設長官司。徑隸廣西布政司。其本府甲軍土兵。照數派調。遷江所百戶軍德等。止理本寨。獠獞土兵不得與長官司事。以生嫌隙。昭平堡係腹裏地。若增設土官。是以夏歸夷。恐貽後患。况府江一帶。近設副使。其土官黃瓊子弟不必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提調。其餘岑溥之復職致仕。歸順峒之改爲州。岑瑛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巡簡。請俱如廷瓚

所奏十一年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徭。日下平地。深洞之獍。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今古田通縣。盡爲賊有。以次蠶食。義寧永福洛容等縣村落。時於深定理定。江路行劫。又與始龍賊通。脩仁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僅存良民數十餘家。今賊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龍江西延三處。在樂平者。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則白牛上油肆滴二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

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糞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洞一處。在高州者雲爐大桂平地石羊各瓜。捌領六處。在廉州者毋鷄山木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大潭坑二處。聯絡州縣。貽害地方。當先蓄糧。如往年朱英之征木頭洞。飭兵如往年山雲之剿三都。有事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鎮安歸順向武王兵各三千。奉議都康各二千。桂林夫款五千。平樂三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田州土兵一萬五千。泗城

一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
千。共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
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千。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
陸各二千。那地永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夫欵三千。慶
遠二千。共調三萬之上。以九月霜降。刻期進取古田。
分布在於浴容柳城臨桂義寧永福懷遠融縣一帶。
要處。峽山分布在於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
柳慶分布在於宜融柳城馬平折城來賓象武一帶。
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

後患。則古田之兵。可移脩仁荔浦。下及府江。上至始
龍江西延等。峽山之兵。可移永安。上至貴縣龍山下。
至平南小田等。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
一州。廣西事妥。優養將士。順流廣東。攻取羅傍山大
潭坑十三村。黃洞雲爐大桂等巢。迎刃而自解矣。十
二年。田州府土官岑溥為其子獠殺。獠亦自刎。次子
猛方四齡。頭目黃驥護至省城告襲。南寧頭目李蠻。
遣兵來迎。驥誣蠻為變。請調思恩土官岑濬助之。濬
受驥賂。約分其府。武龍等地。濬攜猛去。守臣攝之。乃

出猛。猛率得襲。濬怒。要結泗城土舍岑接。東蘭州韋祖鉉各攻蠻。入田州。殺掠萬人。城郭墟燬。叅政武清往田州。勘治其狀。濬納清金寶以萬數。清曲爲佑之。後以貪暴黜。先是古田獐狃襲殺藩臬。守臣請大發兵。問其罪。越數年。益猖獗。道路爲梗。守臣鄧廷瓚請發兵九萬。部議未允。貴州巡撫錢鉞亦奏都勻之亂。請益兵五萬。部議以清浪平越之六千臨之。勿動大衆。錢鉞復奏。土官漸被聖化。汚俗已更。請令其應襲子孫得與宣慰學充貢。使之習禮。以杜爭源。黔儲虛

空。有闡職比試之例。納米者免其試。都清二倉實矣。十六年廣東瓊州黎賊符南蛇反。戶主事馮顥奏。本府遠在大海之外。山有五指山。黎峒雜居。外有三州十縣一衛十所。週三千里。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弘治來。瓊守張桓余濬相繼貪殘。大失黎心。南蛇自相攻擊村落。有司不察。過傳動于鋒鏑。誠可惻憫。五指菁林險阻。兵不能入。乞勾考土官應襲者。熟知夷情。給以犒勞。可得精兵數萬。以夷攻夷。不煩軍旅。部從其議。增設兵備。以王繼彈之。十六年符南蛇平。

擒斬以三千計。十八年廣西泗城州土族岑九仙乞襲職。本兵劉大夏駁之曰。故知州岑豹。叛臣遺孽。今之岑接。皆傳爲梁接。不知九仙何物。逋逃妄援。漢岑彭之裔。考岑氏譜。始祖本納罕。于元至正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者。九仙塵瀆。應治以罪。其諂媚夷情如此。正德十二年。總督陳金奏報府江搗巢之捷。得賊六千。本兵王瓊敘有功者。各陞階蔭。賚有差。大率嶺南險遠。有司貪剝。激夷逆我。顏行及大軍四調。多殺良。熾降。虛張克捷。主之者。夤緣增秩。多

失實云。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北抵桂林。南連梧州。而平樂府縣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里。兩廣州船必由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之限。苗賊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菁溪密。不能盡殄。時復潛出爲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創建守備。移平樂指揮居之。摘撥桂平柳梧之民。欵分番戍守。府江之患消矣。議可。十六年廣東蘇峒十八山青龍岡盜平。所俘斬以萬五千計。總督楊旦。太監王堂。總兵朱麟。俱蒙褒賞。初。思恩上司劉召叛。合

其黨黃安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等。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佯許。而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孫震。直前立營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之。召詭言。掣回田州兵。乃出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是時諸土官黨逆。觀望莫肯用命。總督張嶺等。請調湖廣永順保。請土兵萬人勦之。先是田州岑猛叛。總督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及應期解任。姚鎮代之。復條前情。猛具疏陳辯。乞遣官體勘。朝廷拘留其抱

奏者盧九。且待事寧。嘉靖六年。大兵十萬至。殺猛子邦彥。順州土舍岑璋。誘斬猛以獻。寇首旣誅。姚謨請將田州改流。留叅議汪必東。申惠。叅軍張經。以萬人填其地。守稍懈。兵亦分。必東以疾移。于是其黨盧蘇。王受等。借交趾兵十萬。薄府內。應謀起。戕官軍。燒其食。據府以叛。佯爲乞撫。已乃又攻思恩府。據之都御史黃裏言。盧蘇賊衆未多。而永順保靖兵。素無律。所過苦擾。請毋調遣。便本兵持議不合。請勅王守仁。視賊緩急。以便從事。王受入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

其府庫而自攻武緣守巡鄒輓以間道奪門得期英賊遂遁新建伯南兵尚書守仁疏曰臣惟兩廣軍門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因循怠弛軍政叢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狼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憑兵日增篤驚及事平則又功歸于所司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徵發愆期調遣不至土嫉下憤日深月積至加以叛逆而征之夫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致彼若是亦當反思咎責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彼將自服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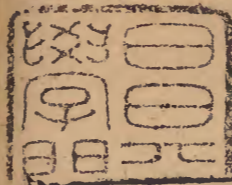
及黨惡數人而已其衆固皆無罪今黨惡旣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三酋之憤遂不顧萬餘命竭兩省財動三省兵騷然塗炭兩年于茲酋首未得徒爾兵連無罪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臣以爲宜開其自新息兵罷餉休養瘡痍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區處旣定德威旣洽二酋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于小醜臣非不

知僥倖成功。苟免怯懦。邀美目前。設艱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前土人歲出土兵五千。聽府調遣。既設流後。歲發民兵數千。備土人之反復。流官無益。斷然可睹。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獞。乃存土官。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上曰。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五月。提督王守仁報思田賊平。其疏略曰。臣與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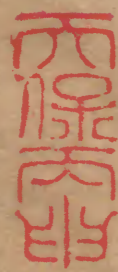
會議。思田禍結二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則有十患。若罷兵。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皇上推至孝以治天下。而驅數萬赤子。傷天地和一也。軍興所費數十萬。梧州倉庫空虛。二也。調兵久戍。疫逃接踵。復之鋒鏑。土崩瓦解。三也。民不得耕織。久慮亂。四也。土兵市井徂。挾此貪恣。五也。獠獞巢穴數千百計。營堡關隘之兵。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聚之一隅。六也。餽夫騎馬。取辦南寧諸屬。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岑猛之滅。各懷唇齒之疑。蘇受之討。皆有狐兔之憾。

全邊明言
土司遲疑觀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家例有償銀。費亦鉅萬。今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八也。田州深山絕谷。皆猺獞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欲雖改土設流。其與誰守。爲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明昭好生之仁。遠夷感德。一也。惜財省費。畜其羸以備他虞。二也。久戍之兵得歸。無疾病死亡之慘。三也。及時耕種。不迫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兵。知朝廷神武。不殺消彼。

鴛鴦。陰斷反側。五也。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六也。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土官。安心定志。八也。思田遺氓。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上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九也。悅服不復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當事莫言撫。何哉。其間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益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終鮮成効。則有輕舉之毀。頓兵竭餉。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衆。



竟無戰克。則有縮畏之毀。狗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蔽其中。毀惕其外。犯患而不顧。棄善而不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者數萬。爲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喻令齋飛牌歸巢。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日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竟無戰克。則有縮畏之毀。狗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
 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蔽其中。毀揚。而
 而不顧。乘善而不為。今日討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
 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者數萬。為湖兵
 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問而發。
 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投生乞宥。一疾臣等
 喻令齋戒。飛牌歸象。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
 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
 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